

这是迄今关于西部散文最厚重最全面最权威的一套选本，它将西部新时期30年的名篇、力作，从浩渺艺海一一打捞出来，第一次将中国西部改革开放30年来散文创作巨大成就全方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四卷

中国西部散文精选

本书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而气势宏大的西部散文阵容，看到西部各民族融合、演变、源溯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西部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浓郁的民风民情；看到西部雄浑壮丽、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本色；看到西部人更多的纯朴、真诚、生命魅力，不倒的理想信念和时代精神风貌。

ZHONGGUO XIBU
SANWEN JINGXUAN

史小溪 / 主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四卷

这是迄今为止西部散文最厚重最全面最权威的一套选本，它给西部新时期30年的名篇、力作、从浩繁芜杂中一一打捞出精华，第一汁将中国西部改革开发30年来散文创作巨大成就全方位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西部散文精选

本书使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宏大的西部散文画卷：看到西部各民族融合、繁荣、奔腾不息的历史文化景观；看到西部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浓郁的民族风情；看到西部雄浑壮阔、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本色；看到西部更美的风光、真诚、生命魅力、千姿百态的理想信念和时代精神风貌。

ZHONGGUO XIBU
SANWEN JINGXUAN

史小溪 / 主编

高宝军 牛放 孤岛 / 副主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目 录

第4卷

野 鹰 (藏族)

黑色圆舞曲 / 001

走向天堂牧场的野牦牛 / 004

铁穆尔 (裕固族)

苍狼大地 / 010

裘山山

梦里杜鹃 / 021

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 025

海 泉 (蒙古族)

梦残秦姬陵 / 030

习 习

风 景 / 037

阮殿文 (回族)

在秋天走过滇东南某地 / 043

王 族

望昆仑 / 049

吴景姬

看吧，这群沉默的家伙 / 053

陈洪金

百 衣 / 062

杨闻宇

寂寞南郭寺 / 069

魏荣钊

美丽的龚滩 / 074

丁小村

父亲的村庄 / 080

陈明云

听 湖 / 089

正 雨

陕北的月亮 / 094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哈萨克族)

永生羊 / 098

意西泽仁 (藏族)

血色黄昏 / 106

赵贵邦

西海荒原 / 110

彭兆清 (怒族)

独龙江畔剽牛舞 / 113

赵钧海

寻觅一个熄灭的驿站 / 118

萧建新

语词欠缺的洋州 / 128

苏震亚

吉祥的黄土 / 133

李 华

语盐有点轻松有点累 / 137

彭 澎

舍曲和古达之间的那条河 / 142

叶 梓

麦积山石窟笔记 / 150

陈有仓

醉倒在南山 / 156

彭殿基

三岔河 / 162

张冷习

大风卷起沙尘暴 / 170

姚 瑶 (侗族)

奔 走 / 174

熊红久

博尔塔拉的精灵 (三章) / 181

王庆九

长海逸趣 / 188

胡廷武

阿雅古城记 / 197

朱子青

东疆辞典 / 201

朝 阳 (土族)

转 山 / 210

酒在土乡 / 212

季栋梁

走进西海固 / 215

祁玉江

陕北的山 / 221

归来吧，心中的精灵 / 224

白 才

正版的鄂尔多斯 / 230

吉布鹰升 (彝族)

昭觉的冬天 / 236

陆衡鹰（壮族）

破空之音 / 241

李进祥（回族）

关于口弦子 / 248

凌仕江

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 / 253

苏胜才

肃南纪事 / 257

原上草

冬游祭海台 / 267

拉木嘎土萨（摩梭人）

寻找赶马路 / 272

牛 放

祭天的天台山 / 276

冷暖成都 / 280

刘成章

扛橡树 / 285

安塞腰鼓 / 289

杨天林

西夏古冢谣 / 292

卢一萍

众山之上（节选） / 304

高建群

西地平线上的三次落日 / 314

黑色圆舞曲

野鹰（藏族）

每一次看见鹰都是在白天，它不是独独地蹲在那里，就是高高地翱翔在天空。

独独蹲在那里时，它总是歪着脑袋，两眼发光，就像一个陷入沉思的哲人。而在飞翔时，它又总是一开始飞得很低很低，就像一支低低吹奏的乐曲，然后才一圈一圈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渐渐地就只剩下一个黑点，随后好像就那么融入了天空。望着它那么一点点滑入天空，我便有一种梦中跌入无底深渊的感觉。可是在夜里，在有月光或者没有星月的夜里，它又身居何处呢？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与那张开的翅膀连在一起时，它的飞翔是个什么样子？那黑色的夜是它的翅膀呢，还是那翅膀就是那黑色的夜？

想象中的鹰来自遥远的唐古特海边，它从那久远的过去里翩翩而来，大海就在它身后渐渐退隐，渐渐远去。随之出现的就是这无比辽远而宽厚的高原。它苦苦寻找了千年万年也没能找到那曾守望已久的港湾，那高耸的礁石和山岬……一切都留在记忆中了，包括那海之尽头如血的夕阳和那夕阳的光辉里轻柔滑翔的同类——那是否就是它的恋人？思念的感觉就从那一刻起在日复一日的跋涉中与日俱增，爱就从那一刻起变成了一次没有尽头的苦旅，憎恨与愤怒也就从那一刻起变成了一支永远无法射出但却一直搭在弦上的箭。但是一切都无所谓了，绝望就在弦上随一阵震颤将它的

涟漪随意吹奏成了惬意欢乐的颂歌了。

那天，它偶尔发现了那匹黑色的骏马飞越那片旷野的情景，黑骏马纵情奔腾时在大地之上敲响的那种声音使它感动不已。于是它便心血来潮，腾空而起，展开巨翅，在那马的上空亦驰骋如斯。阳光下泛着黑色光焰的马背如梦中鱼令它心荡神摇，它便以它的羽翼在那马背上飘下一片身影如一盘坐鞍。于是在天地之间两匹黑色的精灵便勾勒出一支生命的绝唱。

有一幅名叫《拿破仑在圣·海伦娜岛上》的油画，它是我所看到过的油画中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了。拿破仑双手叉腰，两腿略略分开，披头散发地站在那海岛边的悬崖上。天空压得很低，夕阳下的大海波浪翻滚，远远地，在光影交汇处，一只鹰正低低地飞。那人与鹰在孤苦之中遥遥相望相伴的情景会使你听见《命运交响曲》开始时那悲壮有力的敲门声。其实拿破仑就是那只鹰，那只鹰就是拿破仑。

我第一次那么专注地凝望一只鹰，是在巴颜喀拉山麓的一个山坡上。夏天的阳光下，我躺在那里望着蓝天和白云。突然，一只鹰盘旋着进入我的视野。或许它一直就在那里盘旋着，只是飞得太高太远，我没有发现而已。它那么一圈一圈地用整个身子在天空里画出一个又一个黑色的圆，一个圆画完了划另一个圆时，前面的那个圆就已经看不见了。它越飞越低了，甚至我已感觉到它的翅膀带起的风声了。它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我便暗自窃笑，便闭上眼睛，想象它会猛地扑将下来，用那利爪撕裂我的胸口，用那巨嘴啄食我的血肉。而它飞舞着画成的一个个黑色的圆好像已布满了整个天空，如天网般一点点接近地面，一种恐惧便随之而来。我猛地睁开眼睛，而此时它却已经远去，已经盘旋着高高地飞入苍穹，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它肯定在飞近我的胸口的一瞬里，听见了我的心跳，窥见了我的阴谋。它被一种阴谋激怒之后就径自而去了。

我捡到了一根鹰的羽毛。那羽毛根粗如指，毛长若鬃，举在手中便如一面猎猎飘展的旗帜。在离捡到那根羽毛不远的地方，有一堆鹰的羽毛和残骸，骨头上留有血迹。这是一只鹰的死亡之地。不知道它怎么会死，但我能想见那死亡的场面一定非常悲壮。它肯定是在被什么东西击伤坠地之

后，又遇到了别的什么猛兽异兽，而后就是一场血肉飞溅、惊心动魄的搏斗……直到死亡它肯定都在做着振翅欲飞的努力。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它肯定梦见了一对如天巨翅笼罩了整个大地，成为天地间唯一的主宰。

其实，没有人真正见过鹰之死亡。鹰之死始终是天地间的一个谜。一位苦行僧曾这样告诉我，鹰是不会死的，当它老了，飞不动了，快要死了，就会飞到天上。不几天，在它曾经翱翔过的那一片天空里又会有有一只鹰在飞翔。你分不清那是原来的那只鹰呢，还是它的化身？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鹰的永生地，每一只行将死亡的鹰，只要一飞进那片领地，便会脱胎换骨，便会新生，便会重新展翅高飞。那也许就是生的最高境界吧。

我总觉得信佛的藏民族之所以对亡人举行天葬是受了鹰的启示。生即死，死即生。鹰的生命过程就是一句暗藏禅机的佛语。

那年夏天，我参加过一个陌生人的葬礼。我是去膜拜那些草原牧人心中的天使鹰的。在一座白塔耸立的山岗，在一道道经幡簇拥的塔边，几个僧侣用柏枝煨放的桑烟已袅袅飘远，用鹰笛吹奏的一支嘹亮的曲子好像穿过了层层岩石和悠悠岁月，已鸣响成唯一的声音了。古老悲怆的葬礼已经开始。循声遥望，天际里已有几只鹰款款而来。笛声便戛然而止。鹰便缓缓飘落。一个人的尸骨与灵魂便随鹰的翅膀渐渐飘远。飘远之后，鹰又在另一片天空里高旋着聆听又一次灵魂的召唤。

它总是那么独自飞翔，让大地永远在它的脚下无边无际地延伸，让天空永远在它的翅膀上无始无终地浩荡。倘若你看见几只或翔集的群鹰，那肯定是在赶赴一次生命的盛宴。小时候，每次望见几只鹰缓缓高旋时，老人们总说，那里肯定有生命得到了解脱。它们总是这样跳着黑色的舞蹈，为每一个凶残或者悲伤的故事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让一切就此结束又就此开始，而后又结束，而后又开始。无休无止的结束和开始便就是生命的繁衍与轮回。一切的追逐与膜拜也因此而无始无终，只有因果，而没有谜底。无边无际的牵挂都随风而去又随双翅而至。

走向天堂牧场的野牦牛

野鹰（藏族）

那天傍晚，我过昆仑山口，正要一路向下，这时，我却忍不住要往车窗以外张望，感觉冥冥之中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望向南面的山梁，看见一头无比雄壮的野牦牛正在那山梁上望着苍茫的天空，我感觉它要从那里一步踏入天界，去找寻它梦中的大草原。那一刻里，我想到了孤独。是的，是孤独，孤独正从四荒八野向它汹涌而来。

昔日青藏高原上的野牦牛群可与北美大草原上曾经有过的野牛群相媲美，当上千头乃至几千头一群的野牦牛从那亘古莽原上走过时，天地都会为之动容。北美大草原上的野牛群随着欧洲殖民统治者的侵入渐渐退出了人类的视野，尤其是西部大淘金的狂潮使野牛群遭到了灭绝性的杀戮。德国著名记者洛尔夫·温特尔在他的《上帝的乐土》一书中，对北美大草原上的那一段历史做过这样的描述：“在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精心保护的地区曾有6000多万头野牛，白人出现在那里仅仅30年，这巨大的野牛群消失了。驻扎在阿肯色河畔的陆军上校理查德·L·道奇证明说：‘1872年还有数百万头野牛吃草的地方，到了1873年到处都是野牛的尸体，空气中散发着恶臭，大草原东部成了一片死寂的荒漠’。”

青藏高原野牦牛群的消失也与大淘金有关，但是关系不大，而且，时间要晚得多。在北美大草原上已难以觅见野牛踪影的时候，青藏高原上的野牦牛们还在灿烂的阳光下有节制地繁衍着它们的子孙。直到20世纪

中叶，它们才开始遭遇大规模的杀戮。饥饿是它们惨遭杀戮的罪魁祸首，先是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为了社员的活命组织进行的大规模猎剿，这是它们和人类的首次交锋。之前的亿万年里，人类从没有真正靠近它们，或者说，人类从没有以试图伤害的方式接近它们，虽然高原土著一直与它们相邻而居，但却视它们为友，相敬如宾。它们对人类的感觉就如同自己的同类，在它们的眼里，人类无疑是弱者，他们渺小，他们不堪一击。所以，它们从不设防。

所以，100年前，在昆仑山麓，当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他的随从第一次用火药枪对准它们，并向它们射击时，它们还以为那是在和它们开玩笑，但是，那粒小小的弹丸却差点射穿它们身上厚厚的铠甲。于是，它们第一次抬眼望了望对面的那些异类，那些异类头上的目光第一次让它们感觉到了恐惧。于是，那个受伤的同伴就向那些不远万里跋涉而来的异类冲杀而去，但是，又一粒弹丸向它飞来，接着，又是一粒，这一次差点命中要害，它被彻底激怒了，它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向那些可恨的家伙。我后来猜想，当那头野牦牛快要冲到跟前时，斯文那小子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肯定不是他在著名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所描述的那样镇定自若，而是惊恐万状，脑子里甚至是一片空白，他惟一所能想到的是他的瑞典老家和他年迈的白发老母。我想正是这一闪而过的念头救了他的老命，昆仑山神为这个念头而心生悲悯，让他们从一片惊慌之中回过神来，向那头野牦牛射出最后的那颗子弹，野牦牛就倒在了他的脚前，而他却可以把这作为炫耀后世的资本。后来，他们甚至把家养的牦牛当成野牦牛胡乱射杀，为他的这次经历增添传奇色彩。

虽然，他总放肆猎杀，但不可否认，他无疑也是一位有见地的思想者，他有一间令人艳羡的书房，那书房里充满了森林的芳香，他坐在那宽敞的书房里回想他在亚洲腹地的经历时，那些野牦牛们早已把他忘在脑后了。就在那间书房里他成就了《亚洲腹地旅行记》。在这本书中，他除了详尽地罗列在他看来离奇和有意思的见闻之外，他也颇有文采地描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景。

据说，野牦牛可以循着子弹散发的火药味向猎人一路追杀而来。如果是顺风，它们灵敏的嗅觉可以嗅到几公里以外的异味儿，尤其是人类的体味。自然界很多的野生动物都有这种奇异的本领，所以，有经验的猎人都都会守在逆风的山口等待猎物。野牦牛是一种具有团队精神的生灵，当一群野牦牛在一起时，它们就是一个整体，在不同的环境里，它们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职责和分工。带领和指挥它们行动的是一头大家都诚服的公牦牛，无论面对怎样的严峻形势，它都不会忘了自己的使命。它总会让自己处在相对危险的位置来保证群体的安全，当灾难来临时，它又总会自觉地冲在前面，它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群体的安全。

我从没有近距离观察过一头真正的野牦牛，虽然，我很多次见过野牦牛，但是，它们都离我很远，最近的距离也在一公里之外。我在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只是野牦牛的标本，我曾用手轻轻地触摸过它的绒毛。那绒毛之下生命的气息已经不再，我感觉到的是令人窒息的冰冷，那是死亡的气息。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制成僵硬的标本，是为了热爱，还是为了仇恨？也许只是为了显示人类的残忍和冷酷吧。所有的标本都以热爱的名义出现但却以仇恨的面目存在着。在美丽的蝴蝶泉边，到处都挂满了蝴蝶的标本，但是制成标本的蝴蝶再也不能翩翩飞舞，蝴蝶泉之上翩翩飞舞的蝶群已经成为回忆。

青藏高原上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也变成了标本。在都兰县境内的昆仑山麓有一个国际狩猎场，每年都有很多国际猎人到这里狩猎，高原珍稀野生动物雪豹、白唇鹿、野牦牛、藏羚羊、盘羊、蓝马鸡等等都成了他们猎获的对象。狩猎场藏族导猎阿克成烈告诉我，那些国际猎人猎获的动物也都制成了标本。他们每次到猎场都会带来一些动物标本的图片集，都制作得很精美，每次翻看那些图片册子，他的心就会隐隐作痛。在看那些图片时，他感觉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被猎人们制作成了标本，从非洲的狮子到亚洲的大象，从南美丛林的昆虫到青藏高原的羚羊，但凡在地球上存在过的野生动物几乎没有遗漏。在听阿克成烈讲述这一切时，我眼前所浮现出来的却是一幅地狱的图景。是的，那每一

册动物标本图片集其实就是一座地狱。那些美丽生动的鲜活生命因此再也不能奔跑和飞翔了，再也不能唱鸣着沐浴阳光雨露了。所有的一切都僵硬，都已经死亡。随着它们的死去，整个世界也在慢慢地死去。每一个生命的死亡就是一个世界的结束。

野牦牛是现在世界上最庞大的野生动物之一，要猎获一头野牦牛并非易事，而要把一头猎获的野牦牛制成标本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听阿克成烈说，一头成年野牦牛的两只犄角之间足可以坐进去三个壮汉，那是何等开阔的额头。这些年，城里人都喜欢收藏有犄角的野牦牛头骨，所以，那些随意抛洒在高原荒野上的野牦牛头颅就成了宝贝，被一具具捡了回来，制成了工艺品，挂在城市高楼房间的墙壁上。一次次地在高原腹地行走时，我也曾见到许多野牦牛硕大的头颅。在莽原深处，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经受风吹日晒，一双没有了眼睛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上苍，好像在等待着神灵的启示。我在所见到每一具头颅前都曾逗留很长时间，我想听到它们关于高原、关于高原生灵的一些诉说，所以，我就静静地立在那里，时刻准备着聆听。有那么些时候，我仿佛真的听到了什么，但却无法将它表达，至少不能用人类惯用的语言加以表述。最后一次去黄河源头的约古宗列时，我也从那最后的草原上捡回一具野牦牛的头骨，没有做任何的修饰就放在我的书房里，它每天都给我一种提醒，我每天都感受到它的存在。

在塔尔寺的一座木楼上，陈列着两排野生动物的标本，其中就有一头是野牦牛。它们被视为神灵供奉在那里，接受着人们的膜拜。那是一头高大的野牦牛，它的活体净重至少在一吨以上。它宽阔的肩膀、它飘逸的裙毛、威武的身躯令人肃然起敬。倘若，它没有被制成标本而是依然在高寒莽原之上独来独往，它就会更加威风凛凛。它是自然界真正的王者，在雪域自然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到它们，除了人类，尤其是荷枪实弹的人类。人类的智慧一旦用来戕残和杀戮，他们就可以伤害一切，即使他们手无寸铁也能做到，因为他们会用陷阱。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听一个淘金的农民说，他们在高原腹地淘金时曾

捕获过野牦牛，并用它来果腹充饥。当时他们用的就是陷阱，而且那些陷阱都是现成的。那些陷阱都是用来淘金的金窝子，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里曾详细地描述过那些陷阱。在青藏高原腹地的那些河谷地带曾经到处都布满了这种陷阱，它们使一条条河流及其谷地变成了千疮百孔的废墟。那些河谷里从此再也没有了清澈的流水和绿色的牧草。深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深坑一个连着一个。

而那些河谷地带曾经都是野生动物们的家园，在过去的岁月里它们一直在那谷地里繁衍生息。常年在那些谷地里淘金的人们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他们就把那些原本用来淘金的金窝子当成陷阱来捕获猎物。要把一头野牦牛驱赶到一个限定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诱骗。所向披靡的野牦牛注定了要勇往直前，哪怕前面有万丈深渊。而善于欺骗的人类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从能够确保自己安全的地带开始实施诱骗计谋，譬如从很远的地方朝着野牦牛开枪射击，也许野牦牛还在射程之外，但他们知道它肯定会发现子弹射来的方向，而且很快就会沿着那条看不见的射线向你飞奔而来，当它终于抵达那个曾射出子弹的元点时，那个射手早已逃离，但他仍带着火药枪，他身上仍散发着火药味儿。野牦牛几乎没有停顿就直接拐向他逃离的方向，它心中可能在暗自窃笑，甚至可能会用牛语骂出一句“雕虫小技”之类极其轻蔑不屑的话语。但是，它小看了人类。小看就会轻敌，轻敌就会导致灭亡，这是人类用几千年的征战获得的经验。他们视之为真理。当它长驱直入，站在一片陷阱的包围中时，它才意识到了人类的卑劣，它自然无法想象人类何以用这等下作的伎俩来对付一个傲视万物的王者。就在那一刻里，它被自己所遭受的这种耻辱侵吞了。它一下子就变得垂头丧气，不知所措，仿佛就像当年乌江边上的霸王，四面都是楚歌，大势去矣。它站在那里举首顿足，茫然四顾，而后，而后就纵身跳入了身边的深渊。它是否在想，也许那深渊之下还会有一条出路，那路的尽头就是金色的草原，就是天堂牧场。

我在听到这个故事时，眼前所浮现出来的就是昆仑山头上那头野牦

牛举首向天的情景。

2006年初春于西宁

作者简介

野鹰，又名古岳，本名胡永科，藏族，1962年8月生于青海民和，自幼在青海东部的农村长大。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在《散文》《新华文摘》等国内40余家报刊发表作品。散文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等多种选集，入选（沪教版）初中语文课本。

苍狼大地

铁穆尔（裕固族）

—

我祈祷那天边的大雁
带我飞向远方
去寻找那梦中的草原

——尧熬尔古歌

尧熬尔牧人说的苍狼大地（bortqinanoth），就是亚欧草原，就是从北太平洋到北大西洋的大陆，它从鞑靼海峡绵延到波罗的海，从万里长城和大兴安岭绵延到伏尔加河和多瑙河，从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冻土带绵延到黑海、里海、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和祁连山。这一片金色大草原的心脏就是贝加尔湖。

亚欧草原，是古代游牧人的家园，是我的祖辈像候鸟一样东来西往的大地，是数不尽的牧人和猎人在那里失踪的地方，是草原英雄阿提拉、成吉思汗和贴木尔的家园，是世界大陆自然界食物链的终端——西伯利亚虎的家园。

我作为采风者，将意味着我去寻找我们尧熬尔^①人的根源。本来我们这个操蒙古语一种方言的尧熬尔部落，就是尧熬尔民族中最神秘的部落。我知道在我们部落中流传着一部口传的秘史《尧熬尔沙什特尔》（简称《沙特》）。这部口传秘史不仅语言不通的外人不可能理解，就在本族人中懂其意者也寥寥无几。这部秘史如今在尧熬尔人中大多数内容已失传，残留的是“创世”等部分内容。

我希望我能够去实现我在亚欧草原上流浪终生的夙愿。直到有一天，秋天的灌木由柔软的绿叶变成了古铜色时，我感到累了，我感到血在冷却力在衰竭时，我将头枕马鞍轻轻吹着口哨躺在一片荒无人烟的秋日的白桦林中死去，而头顶蓝天上飞过队队大雁，五彩缤纷的座座丘陵上，白唇鹿群在静静吃草，一眼望去，似乎连河边的石头都在开花。在摇曳的白桦林中，我那已经卸了鞍的马儿在静静地望着我，它没有想到我的死竟会那么美丽。

到今天为止，这仅仅是我的梦想。我只凭亲人们的资助和自己的薪水，从1986年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艰难旅行。从我的祁连山腹地尧熬尔人的夏营地，从我的家乡夏日塔拉草原开始，在我国北方草原（这是亚欧草原的东南端）孤身漫游。兴安岭——呼伦贝尔——乌兰察布——阿拉善——天山西端——准噶尔——伊犁——阿拉木图——巴彦郭楞——哈拉沙尔——塔里木东缘——阿尔金山——柴达木——青海湖草原——甘南草原——唐古拉山草原——祁连山南北两麓——马鬃山……

当我走过这些草原时，一晃已过去了十年。幸运的是，我感受到了许多陌生民族的亲人们最亲切的抚摸。走遍这些，我才知道，在这片金色大草原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无数的兄弟姐妹，我才明白我们彼此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说。

^①尧熬尔兀鲁斯：即中国古代史上的“回鹘汗国”。“兀鲁斯”即“国家”。